

眼泪天使系列·柔情读本

flowers on your shoulder

我是你肩头的

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倚在你肩头，
聆听花开的声音。

罗 洁 / 主编

朝華出版社

flowers on your shoulder

落 我是你肩头的花

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倚在你肩头
聆听花开的声音。

罗 洁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你肩头的落花/罗洁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4.12

(眼泪天使系列丛书)

ISBN 7-5054-1093-8

I.我... II.罗...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707 号

我是你肩头的落花

(眼泪天使系列之柔情读本)

主 编 罗 洁

策 划 罗 洁

责任编辑 王 磊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 插 页 8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4-1093-8/G·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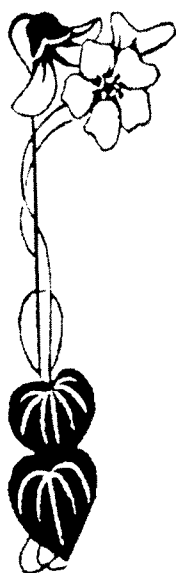
定 价 18.00 元

版权后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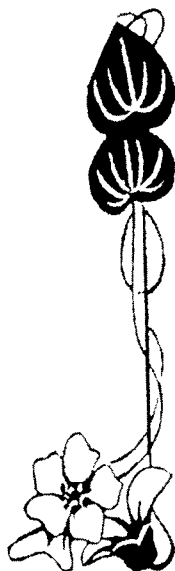
目 录

- 爱在指环年 / 1
别情感情打听来路 / 9
大樱桃,对不起 / 16
做你今生永远的小妖精 / 24
雪地情书 / 31
会流泪的冰淇淋 / 36
爱情到了结账的时候 / 48
爱在玫瑰未开时 / 55
苏米米的甜酸之夏 / 61
你不知道我爱你 / 72
冷日 / 77
我是一条破网而出的鱼 / 86
我的冬天谁来过 / 94
爱情禁猎区 / 102
人就这样长大 / 106
掌心里的滴泪痣 / 115
牛肉丁炒饭里的爱情 / 121
陪你去看流星雨 / 127
餐桌上有爱情盛开 / 132
不是一家人偏进一家门 / 140
狂奔在爱情路上的蜗牛 / 147
黎小姿的花花情缘 / 155





- 当石榴遇上香蕉 / 162
把初恋藏进砖缝 / 168
一人幻想, 两人受伤 / 175
在天涯海角寻找你 / 181
一只菜鸟飞来过 / 187
有一种承诺是蓝色 / 195
维纳斯的休眠 / 202
爱的气球飞上天 / 211
长颈鹿的长发 / 218
与温小雅抗争 18 年 / 224
打开幸福的钥匙 / 232
那些花儿静静开放 / 237
无法抗拒凡恩的诱惑 / 244
心跳 / 255
开在水中央 / 261
那时花开花不语 / 269
傻瓜傻瓜再见吧 / 275
咬一口苹果受一次伤 / 281
爱情总让人泪流满面 / 285



爱在 指环年

据说：在指环年一定要收到男士送的戒指，否则12年都嫁不出去。我的愿望一次次落空，眼看到了年底，我要找的人为什么还不出现？



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好听的名字：水之湄。总会有一个人，在梦里轻唤我的名字，只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他必须是我心目中的完美男子，才可以知道这个真正属于我和他的名字。

别人只知道我叫茵子。水是我父亲的姓，水之湄是他给我的名字。而茵子是母亲给我的名字，不带姓。

我想父母一定是以极大的喜悦期待着我的降临的。我的名字被父母改了又改，在我还没出世的时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长大后的我曾经幻想过父母初识的情景，我的父母一定是非常相爱的，即便在他们年轻时的艰苦岁月里。

我一直是茵子。而水之湄是属于爱情的名字。





我 是你肩头的

我现在是一名女大学生，相信爱情，但是不相信介绍，不接受为了排遣寂寞的男女组合方式，不信奉“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的爱情理念。在网上与陌生人聊天，只要对方问我的名字，地址，我便把他放到黑名单里面去。

我是这样的人，哪怕世上已没有真心的相爱，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我也不要将就。这是我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

我其实并不寂寞，看书，写作，睡觉，还有思念我喜欢的人。那种思念是甜蜜的也是忧伤的。

2002年寒假的时候，同宿舍的几个女生早早回家了，我每天租了厚厚的书，从早看到晚。安静的宿舍里，流淌着忧伤的音乐，这是我喜欢日子，喜欢的感觉，寂静，人去楼空，思念因此有了流动的空间，在人多的日子，它们一直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压抑，回旋。

那天晚上，传呼响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要找一个我们宿舍不存在的人。

你找错地方了，没有这个人。

难道这不是西区，19栋，640吗？

是，一点没错。

我找的就是这个地址。对方很坚定。

他要求我下楼，因为他被弄糊涂了，我也想弄清楚为什么。

下楼之后，看到一个傻傻站在下面的男孩，给我很老实很幼稚的第一感觉。

几分钟后，我知道了事情的起因，这个男孩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他想见她，那个女孩说她明天就回家，所以他要赶在前一天的晚上去见他。女孩给他的信息除了名字不同之外，其它的都和我一样。男孩看着我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发出兴奋的光芒，似乎确定我就是那个女孩。我笑着说，没见过你这么天真的人，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她随便给你个地址糊弄你，你就巴巴地跑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男孩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真的不是那个人好不好？我没那么无聊去耍别人的。

我可以认识你吗？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我习惯性地皱眉，你有那么寂寞吗？电话号码，给你也记不住，你不是知道怎么找了我吗？我转身就走。

我叫郁晨，他大声叫道。

我没有停下脚步，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他不是，他被另外一个女生耍了，见不到她的人竟然随便就找另外一个人代替，而且他以为所有的女生都那么随便。

到六楼，推门进去，黑暗中听到电话铃声的回音。

我的母亲，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头很疼，睡意渐渐袭来。电话放在枕边，时间却停留在9点。离零点还有三个小时，我睡了。

11点半的时候我打开了台灯，我睡不了，只能数着秒针分针等待零点的到来。我会在那个时候给枫打电话，那是我承诺过的，虽然他从来不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电话，也可能从来不知道哪天是我的生日。

做完这件事情，我留在这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明天我会回家了。家里有等着我归去的父母。

枫是我一直喜欢的人，但也是不在乎我的人。我曾经幻想从他的嘴里叫出我的名字“水之涸”会是什么感觉，可是我也知道他是不属于我的。他一直叫我菌子。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对我姓什么一点都不感兴趣？他漫不经心说，那你告诉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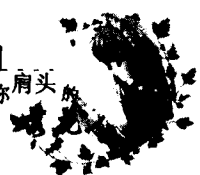
我再也没有试探过他，结果肯定都是一样的。

我对他说生日快乐，却并不告诉他我为了这一句祝福，对他而言微不足道的话，在学校留了五天。

他的声音中听不出任何喜悦，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的生日还没到呢，你应该明天再打的。他说。





我 是你 肩头 的

过了零点就到了你的生日。我现在祝福你，你的生日会拥有整天的快乐，如果是明天，你已经出去和朋友在一起了，接不到我的电话，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已经快结束了，我再祝福你有什么意义呢？也是哦，还是你聪明。平淡的语气。我的礼物有吗？

我们隔了那么远的距离，怎么给你呢？如果你方便的话，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我给你留着。

第二天我回家，简单的行李，疲惫的笑脸，将暮未暮的原野小路上，有张望我的身影。

母亲用最温柔的笑脸迎接我的归来，这是我温馨的、幸福的家。

整个寒假我守在家里，没有给任何人电话。包括枫，虽然我很想给他电话。

我在等待什么呢？万家灯火的除夕夜，祝福漫溢的年初一，终于什么也没有等到。



然后开学了，我提前两天去守在空空的宿舍里。

又接到他的传呼。他，是上次那个我认为很傻的男孩，他说找我。

我下楼了。白天的他比上次在夜里显得阳光了许多，俊朗了许多，他向我笑，就知道你会提前来的，我从烟台带过来的苹果哦，送你吃。这才注意到他提了一个袋子。

为什么？

这样也需要理由吗？难道我们不是很有缘分？

可是你干吗要大老远地带过来啊，苹果到处都有买啊。

意义不同。他说。

因为那个不同的意义，我收下了，然后我盯着那些很漂亮很可爱的苹果看。

没毒啦，我不是白雪公主的后妈。



我笑着抬起头,正碰上他来不及收起的笑。谢谢,我转身。

不用谢,菡子!

我转过头,我好像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啊。

两天后有同学返校,那个很幸福的女孩手上戴了一枚戒指,开心地问我,漂亮吗?

我淡淡点头。

爸爸送的,猜不出来吧?她神秘地笑,今年是指环年,必须要有一位男士送你一枚戒指,否则你会12年嫁不出去,我爸担心我的终身幸福,赶紧给我买了。

12年?12年之后我已经32岁了,谁可以送我一枚戒指呢?

爸爸吗?不可能的。我在她的笑声中默默地钻到被子里去。

真的想不出对谁可以开这个口,除了和枫稍微熟悉一点外,我没有别的男性朋友。可是我和他也只是朋友而已。

但是我突然高兴,我可以借着这样的理由,要一枚戒指,于是在很多年之后,我会有一个承载思念的物质,虽然那肯定只是单方面的思念。

枫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大声地笑,然后他说,好吧,如果我记得的话会给你买的。

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比起那个女生来我好像更幸福。

只是枫一直没有给我寄过一枚戒指。

我在图书馆碰到郁晨,他说,你怎么没戴戒指呢,今年不是指环年吗?

我尴尬地笑笑,还没人送呢,不过已经有人答应了。

哦,他缓缓点头,似乎有点失望。

菡子,如果没人送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啊,我乐意帮你这个忙的。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样子很好笑。

我就笑着点头,谢谢你。





我是你肩头的

我知道我对他一点也不排斥了，而且还有了好感。

一个月，又一个月，就这么快地过去，始终收不到枫的戒指，连电话也没有一个。我不在他心上的某个角落里，我根本不在他的心中。

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碰到那个叫做郁晨的男孩，而我总是神经质地想要藏起的，不是我的手，而是无奈，心酸，甚至自尊。我惊慌失措的眼总是看到他仿佛洞悉一切的明朗笑容。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阳光，也很帅气的男孩。

9月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那个很美好的希望，枫说，我的女朋友，她看中了那枚戒指，所以要过去了，很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的，会有人送的，别让你女朋友误会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给枫打电话，在一个阴天的下午，2003年的9月已经有了深秋的感觉。眼泪还没落下，已经被风吹干，等待还没结束，绝望已经到来。

12年之内嫁不出去的痛苦，也比不上我等待了很久却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感觉。



等到国庆假期的时候，郁晨执意要送我去车站，其实我的家也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而已。

他说假期会有很多人的，不放心我的安全。

我们在公共汽车上找不到座位，我突然心里很慌乱。郁晨一直护着我，在拥挤中给我撑了一片空地。我感激地看向他，他却望着窗外，若有所思。下车的时候，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感觉好像我跟他去他的家里，而不是他跟着我去车站。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他忽然转头，只有两个月了，你还要等吗？

我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然后眼泪就出来了，我说，我等不到了，所以需要再等12年。

你的父亲不会送给你的，是吗？



我点头。

是不是他不相信,还是……

我又点头。

我可以代替他们吗?可以吗?

我停了很久,然后再次点头。

听到很轻松的笑声,然后我的手被拉起,有温热的东西放在我的掌心。我怔怔地抬头,泪水无声息地滑下来,我看到他眼里的心痛。

想知道我的秘密吗?一张面巾纸伸过来。

秘密?

是的,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吧?你一定认为我傻透了。其实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是你,我注意你很久了。一直以来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认识你。事实证明我的办法也是很有有效的哦。

我敲了他的头。

这枚戒指我很早的时候就买了,一直想给你,可是怕你拒绝。现在我可以给你了,虽然它不是钻石,也不是铂金,但是会保证你在12年之内嫁出去。因为这是我给你的。

我把戒指紧紧握在手心里,哭了,可是我知道这是幸福的感觉啊。一直以来我都在忽视这么一个朴实得有点傻的男孩,可是爱情就是被他这么平常地说了出来,在车来车往,人潮汹涌的大街上。

你愿意知道我的秘密吗?

我看到他的脸上露出很吃惊的表情。

我最真实的名字,我父亲给我的名字,你会是第一个可以用它来唤我的人。所以你要听好了。水之湄。我爸爸姓水。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可是为什么你父亲要给你这样一个名字呢?

他和我母亲相爱的时候给我的这个名字,所以他希望这个名





我

是你肩头的

字可以带给我一生不变的爱情。那么这个名字当然就只有你才能叫啊。

我要谢谢你的父亲，并且向他保证。可以吗？

我们一起坐上了回家的车。

母亲还没回，我推开门的时候，听到郁晨在身后叫了一声，很低，但是一定很惊讶。他说，水之湄，你的父亲……

是的，墙上是我父亲的照片，很大的一张，他正微笑着看着我们。我对郁晨说，现在，你看到他了，我的父亲，在我出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这个名字，我会一辈子都很珍惜，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礼物。所以我不可能拥有一枚来自他的戒指。我的母亲很爱我父亲，她一直坚持一个人把我带大。

我对父亲的遗像说，爸，那个人终于来到了。指环年的时候我找到他了。

身边的郁晨无声无息地拥住我。朦胧中我似乎看到父亲的笑脸。指环年里我拥有的是三份爱。



（文/落尘）

别向感情打听来路

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得整天呆在家。住在楼上的男孩探访了我，还偷偷送钱给我治眼睛。我天天期待着他，他却因偷盗畏罪潜逃。原来，他送我的那些钱都是偷来的呀！可是，我还是想告诉他，无论他在哪里，都是我永远的朋友。



我是在中午的时候接到怡然的电话的。

她的声音和广播里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纪欢，这个周末你愿意来我节目里做嘉宾吗？”

“不要。”我本能地拒绝。

怡然说：“纪欢，你不是一直想看看直播室是什么样子吗？”

我的心里忽上忽下地慌乱起来。其实这是我盼过和想像过无数次的东西呀！我应该高兴得要命才对的，但我沉默了很久，还是对怡然说：“对不起……”

“再想想吧，”怡然说，“我周五再打电话给你，纪欢我希望你勇敢一些。”

我知道我让怡然失望了，我真是对不起她。我真是没出息啊。

怡然是我们这里最红的DJ，对于我来说，无数的下午几乎都是



我 是你肩头的

听着她的节目度过的。

我喜欢怡然的声音，是属于下午的，有点懒又有点俏皮，每当听她的节目时，就会有各种花香飘来，但我却记得它们的模样，红的，白的，一朵朵牢牢地开在我的记忆里。

只能用记忆这个词，因为从14岁的某一天起，我就渐渐地看不见这个世界了。

医院的诊断书很简单：青光眼。

爸爸妈妈为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依然只能看到一点点隐隐约约的光，书当然是不能再念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失明让我的耳朵变得异常灵敏。我家住在六楼，可是爸爸妈妈下班走到一楼我就可以听出他们的脚步声来。他们走路都是那么的匆匆忙忙生怕我在家里会出什么事。

我知道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住在我家楼上那个叫黑皮的男孩。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大家叫他黑皮，他妈妈死得早，爸爸根本就算不住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潜入别人家里偷东西，这里的楼上楼下差不多都被他偷遍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好好地坐着，突然就听到一个男声说：“你真的看不见吗？”

我吓得差点晕过去：“谁？”

“黑皮。”他说，“你别怕，你家穷得要命，我什么也不会偷的。”

“你吓到我了，”我说，“你怎么进来的？”

“这对本少年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他说，“不值一提。”

“奇怪。”我说，“什么声音都瞒不过我的耳朵，可是我真的没有听到你进来。”

“这就叫本事啊。”他得意地笑着说，“我走了，不过我还会来，我保证你还是听不到我进来的声音。”

“别那么自信。”我说。

“那好吧，下回看我们谁厉害。”这回他是从门走出去的。我听到他关门的声音，轻轻的。



黑皮？我记忆里他并不是很黑，文文静静的也不像个小偷啊。

我跟妈妈说这事后妈妈吓得什么似的，再三叮嘱我他们不在家我要把门锁好，妈妈真是好妈妈，我偎到她的怀里不说话。妈妈摸着我的长发说：“小欢，妈妈还会想办法，我们不会放弃的。”

我摇摇头不让她说下去。

我知道妈妈爸爸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了。

更何况，爸爸也下岗了，最近为一个私人老板干点体力活，累就不说了工资还一个月一个月地往下拖，他们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清楚。

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少给他们添乱。我照妈妈的要求天天反锁了门，但其实我却希望黑皮又可以无声无息地出现，因为没有人说话的日子真是寂寞啊。

偏偏黑皮很久也不来。

我觉得他也不厉害，看来一把反锁的锁就难住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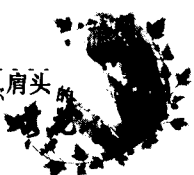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时候，听广播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何况，我是那么喜欢怡然。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鼓足勇气参与怡然的节目，她在那天的节目里说：“春天就要来了呀，各位听友喜欢春天吗？总之怡然很喜欢，因为春天可以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可以和好友一起去踏青，或者静静地坐着计划一下一整年，来得及去认识一下一些人和慢慢地忘记一些人，为了这要来的春天，让我们来听歌吧，听一首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怡然爱春天，也爱你们。”

怡然说完开始放歌：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你远远地走过来……我突然想起初中时的同桌，那个叫林立的男生，长得特别像任贤齐，眼睛小小的，说起话来总是笑咪咪，我视力下降的那阵子，他总是帮着我记笔记，在上课的时候一次次歪过头来问我说：“纪欢，你看不看得见？”或者干脆把本子递给我说：“纪欢，抄我的！”





我 是你 的 肩头

多好心的男生，可是现在他一定早就记不得我了，他的身旁一定坐着一个可爱的女生，眼睛大而明亮，笑起来惊天动地。

我离校园离他们真的好远。

远到永远也回不去的那么远。

我的心酸痛得厉害，可是我不敢哭，我怕我再哭，会连那一点点的光也看不见了，跌到完完全全的黑暗里，是多么让人绝望的一件事啊。

我突然很想找人说话，可是和往常一模一样，我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摸索着拨通了怡然的热线电话。

怡然的电话很热。那是我第一次打她的电话，奇怪的是竟然一下子就通了，我对怡然说我要点歌，怡然说好啊，那么送给谁呢？

“不知道。”我说。

“哦？”怡然说，“这个下午有点寂寞吗？”

“其实每一个下午都寂寞呢。”我说。

“那就做点什么吧。”怡然俏皮地说，“读自己喜欢的书，看喜欢看的电视，找朋友来聊聊天，当然听怡然的节目是最好的选择啦。”



“你可以陪我聊聊天吗？”我有些无理地说。我平时最讨厌的就是打进热线喋喋不休的听众，可是那天我还是忍不住提出这样的要求。

怡然的脾气也好极了，她说：“好啊，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不喜欢春天。”

“为什么？”怡然显然对我的话题感兴趣。

“因为春天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来得及去认识一些人和慢慢地忘掉一些人，你太天真了知道吗？”说完我很不礼貌地挂了电话。

怡然在一阵嘟嘟的声后说：“一定是个寂寞的女孩吧，你的声音很好听呢，我还想继续地听你说下去，为什么要挂电话呢。不管怎么样，怡然希望你快乐！”

她并没有责备我的不礼貌还送歌给我。